



三星堆 问答

1980年，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发掘队，在三星堆地点东侧发现18座房址，为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碳十四标本测年距今4500年左右，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是三星堆迄今发现的最“老”房子。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一醒惊天下”，大批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出土，其文化来源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三星堆“最老”的房子与此有关吗？以祭祀坑遗物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究竟从何而来？新津宝墩古城的考古发现，为溯源研究带来了希望。

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

宝墩古城考古传递重要信息

01

宝墩古城的发掘： 掀起古蜀文明探源研究新高潮

1995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获得国家考古团体领队资质，一批青年学者总想了却一个心愿：建立起完整的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

当年9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江章华与四川大学马继贤、卢丁等老师来到新津县新平镇龙马乡（今新津区宝墩镇宝墩村），对传说三国时期的“孟获城”（也称“龙马古城”）进行调查，在竹林掩蔽、高耸地表的土埂子上部发现汉代砖室墓，初步认定

“埂子”的年代可能会很早。12月，江章华、卢丁带队对当地叫“宝墩”的土埂进行解剖试掘。仅仅几天，就在土埂上部发现未经扰动的陶片堆积，它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出土物一致，当解剖探沟向下延伸，人工夯筑的特征显露无遗，“我当时基本判断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工夯筑城墙，在年代上要比三星堆商时期城墙早得多，踏破铁鞋无觅处，在我们脚下有可能是成都平原最早的城址。”江章华回忆说。

02

宝墩古城亮相： 西南地区最大史前古城

对宝墩古城持续多年的发掘，将长江上游也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史前城址呈现在公众眼前。1995年，考古工作者根据地表残留的城墙遗迹推测城址面积在25万平方米以上。1996年以后，对蚂蟥墩、李埂子、余埂子等多段进行解剖发掘，确认城址面积达到60余万平方米。2009年，对石埂子等地点进行解剖发掘，确认多段外城城墙、城壕，城址面积达276万平方米。这一规模在当时仅次于长江下游年代稍早的良渚古城（那时年代稍晚的石峁古城尚未发现），堪称“长江上游第一城”。

研究表明，宝墩古城由内、外两圈

城墙组成，这是中国早期城市圈城格局的重要实证。在宝墩古城内还发现有多组大型建筑遗存，位于内城的1号基址有40多个1米见方的大型柱洞，该建筑呈“品”字形，两侧各有一个附属建筑，面积达到210平方米，是宝墩古城发现的最大建筑遗迹，年代距今约4500年，也是成都平原迄今发现“最老”的高等级“大房子”。

宝墩古城还发现有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类似的木（竹）骨泥墙式建筑遗迹，这是当时流行的普通地面建筑。伴随宝墩古城考古的不断进行，成都平原早期城址文明研究的“牛鼻子”被牵了出来。

03

宝墩文化年代： 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同期

宝墩古城的发现拉开了在成都平原寻找史前城址的序幕。“我们那些年常常处于亢奋之中，每到周末大家即相约出行，把方志和文献记载的古城挨个实地核查，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江章华说。

一大批青年学者加入战队，颜劲松、李明斌、张擎、何锺宇等纷纷带队在郫县古城、温江区鱼凫古城、都江堰市芒城、崇州市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大邑县高山古城和盐店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和发掘，发掘结果证明，这些古城无一例外均为同一文化阶段遗存，城址面积从30余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不等，形状有方形、不规则形，出土陶器器形主要有喇叭口高领罐、壶、宽沿平底尊、敛口罐、绳纹花边口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豆等，其年代距今约4500年至3700年。在这些遗址中，以宝墩城址规模最大、最早发现、最具典型性，学术界因此将这一文化命名为

“宝墩文化”，与三星堆遗址一期属于同一文化，这为我们深刻理解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认识三星堆巨大都城建立的基础提供了重要信息。

实际上，宝墩等古城的发现和宝墩文化命名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黄河、长江流域先后发现一批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古城遗址，“这些古城的出现，昭示在黄河、长江流域广袤大地上发生了大的变革，社会、经济、文化大发展，人群互动空前频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宝墩等城址的发现，无疑将长江上游地区纳入这一文明演进体系之中。这些新发现来之不易、弥足珍贵，为我们重新认识成都平原作为长江上游地区文明起源中心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实证。”北京大学孙华教授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郫县古城大房子建筑基础(F5)照片。

郫县古城大房子 与三星堆有何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了探索三星堆文化渊源，在成都平原寻找史前古城掀起热潮。位于今成都市郫都区的古城镇因镇东北侧有由土埂围成圈的“城”而得名，当地民间一直流传着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养马城的故事。当考古学者对它进行全面勘探和发掘才真相大白，在古城中部位置发现的“大房子”更引起极大关注，它与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大房子”有关系吗？

1995年秋，新津县龙马乡（现新津区宝墩镇宝墩村）宝墩古城被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后，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考古工作者敏锐地判断有必要对成都平原文献记载或传说中的历史古城进行梳理和甄别。地表有隆起土埂的郫县古城成为考古重点“关照”对象，从1996年至1999年，成都市考古工作队（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郫县古城进行多次勘探发掘。当时率队参与工作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蒋介介绍说：“我们对郫县古城多处土埂进行解剖，确认年代距今4000年，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北-西南方向，总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这座位于成都平原腹地心地的城址年代早且十分规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郫县古城城墙与宝墩古城城墙一样采用堆筑技术，房屋有木骨泥墙建筑和干栏式建筑，通过对地层和出土陶器分析属宝墩文化晚期阶段。曾经负责1997年发掘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颜劲松院长说：“我们在古城揭露出一座面积达551平方米的‘大房子’（F5），位置特殊，位于古城中部，房址走向与古城走向一致，是迄今发现的宝墩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房屋建筑基址，其墙基建筑方式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约当商时期的最大单体建筑——青关山一号建筑基址颇为相似，两者均以卵石和红烧土为墙基，三星堆木骨泥墙式建筑也与宝墩文化木骨泥墙式建筑相似，表明三星堆遗址约当商时期文化与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在房屋建造技术的传承关系。”

“郫县古城F5建筑基址的另一特点是屋内有5个用卵石垒砌起来的台子，台基边缘残留木（竹）骨柱洞有加固台壁作用，这一设置台基的特殊建筑显然与居址或宫殿功能不同，而有可能是公共建筑功能，这表明当时社会已趋于复杂化，出现凝聚精神与意志的特殊场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江章华说。也有学者认为蜀地有“尚五”习俗，有五个台子的特殊建筑或与原始神庙有关，推测台子上竖立或悬挂有类似三星堆祭祀对象之物，但是这一观点尚无考古成果印证。

郫县古城遗址“大房子”与三星堆大型建筑虽时间相差数百年，却有某种传承联系，这为深入研究三星堆青铜文明产生的基础提供了重要资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